

# 白领人 白伊

多系青春  
人生的悲喜  
不在白领  
伊人的玄妙

佳云

田雁宁著



●佳云 田雁宁

# 白领伊人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领伊人/佳云,雁宁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5

ISBN7-5006-1971-5

I.白… II.①佳…②雁…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8533 号

责任编辑:黄宾堂

装帧设计:李鸿飞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创新包装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8.75 印张 2 插页 460 千字

199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8 月成都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00—80,000 册 定价 22.00 元



|     |      |               |
|-----|------|---------------|
| 1   | 第一章  | 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摔了个斤斗 |
| 58  | 第二章  | 三位小姐一台戏       |
| 119 | 第三章  | 心机叵测的舞会       |
| 174 | 第四章  | 希望妻子被炒鱿鱼      |
| 226 | 第五章  | 北京让你显示才干      |
| 282 | 第六章  | 别有用心的耳光       |
| 337 | 第七章  | 灵魂有贞操吗        |
| 392 | 第八章  | 心有千千结         |
| 445 | 第九章  | 被爱情绑架的丽人      |
| 485 | 第十章  | 死者对生者的压迫      |
| 537 | 第十一章 | 商场处处有陷阱       |
| 570 | 第十二章 | 从大饭店楼顶坠下的“蝶”  |



## 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摔了个斤斗

爽爽亮亮的阳光从雪青色的花边窗幔中透进，便使卧房染上一种软软融融的温馨。妇人启开眼，那片片柔光顿时润热地透入心腑，软和的肢体因此感觉有些酥酥慵慵的，想被什么来激动一下。斜身瞥了旁边那张已经无人的床一眼，从睡意中复苏过来的某种希冀就有些失望地散碎了。她想，还是留在那春色无边的梦里也许更好。

与绝大多数夫妻的卧房不同，靠壁摆放着两张席梦思床，由一条比普通床档要宽得多的曲拱形的皮档来连接，中间是一个小巧的床头柜，上边有一架镀银的花瓶形的电话机，整个情调不同寻常，显出一种华贵优雅的别致来。

一般人是不能理解夫妻之间这种分床而眠的方式的。这也难怪，媚柔的睡眠特别脆弱，一点小小的动作都会令她惊醒。她与丈夫新婚时也是同床的，那时两情浓密，其床如舟，每夜都是荡荡漾漾，如浴春雨春光，总要至心乏神倦才舒松入梦。然而日子一长，却就有了嫌隙。丈夫是好动之人，哪怕就在酣睡中也爱辗转，渐渐地使媚柔难以安眠，两人这才改变方式。不过，即使分床，也并不影响夫妻应有的性爱生活。那两张床只比双人床略略窄一点，丝毫不会让他们感觉不便。为了一种情感上的证实，丈夫在订做时特意要求做了一条二米四宽的床档，使两张床看起来也为一体，表示出联结不分的心愿。他还戏称其为“鸳鸯床”。

卫生间里，传出一道水声。过了一会儿，走进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俊颜男子。可以这么说，陆一桐作为丈夫，无论外表还是内质都与容颜娇丽气韵雅秀的媚柔相称相配。多少人在见过他们之后都不由暗暗赞叹这天造之合。此时陆一桐走进来，看见床上的妇人惺目微启，便走到她床边，弯腰在她额上吻了一下。媚柔本是想伸出手来有所动作的，但见他已扎上领带，穿戴妥贴，一种淡淡的香味还钻进了她的鼻孔，那是专供男士用的克力蒙香水。她知道他是准备出门了，顿时情绪全无。两道如墨柳一般的秀眉微微一蹙，觉得星期天如此温脉的时刻他都没想到要留给她，自然感到一种冷落。男人心细，也看出她的不悦，就伸手进了绒毯，欲来一点亲热好让她免去不快。可是媚柔却扭开了身，她可不想这么勉强。陆一桐这会儿也并不能投入，知道她也是不想这么接受的，笑了笑就缩回手，转身去衣架上取下西服，道声再见，便欲跨出房。走到门边却又站住，回头叮嘱她别忘了去兑换美金的事。

尽管媚柔知道他今天上午是要去跟一位加拿大来的客商洽谈，心里的冷落却仍然凝结着排遣不去。其实，夫妻两人在同一公司里，作为总经理的陆一桐最初是非常希望媚柔伴随他一块儿出现在交际场合的，奇怪的是媚柔却始终不肯，陆一桐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只觉得她这种固执不可理喻。因为无论怎么说妻子姣美雅丽的出众风韵是有口皆碑的，真要携她相随，定会成倍地增加男人的风采。但是某一天在参加了一个商界的酒会之后，他却觉得妻子的回避是一件幸事。从此再不启口提出要她作伴的要求了。

媚柔是在最近才听到一些风言风语的，她却保持了缄默，从不向丈夫追问一个字。她并不是不信，而是她的个性使她不想让自己以一个被背叛的角色搅进这种不屑的漩涡中去。因为她已经接受过这样的伤害，那是怎样的一种苦楚哟！对于这些传言，她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也真的是想充耳不闻。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她还

有一种自信,觉得要从她手上夺去她丈夫的心的女人天下是找不出一个来的!

快到九点她才起了床,洗漱一番。本想在微波炉上煮点什么,却又懒得动手,便很简单地冲兑了一杯高乐高,也不想再弄什么,从烤箱里取出一个酥黄的面包,抹上些草莓酱,就权当早餐了。吃过后收拾停当,想起陆一桐临走时的叮嘱,她就坐在梳妆台边,淡淡地修饰了眉眼,抹抹口红,然后换上一套湖蓝色丽迪雅质地的西服裙装,从角落那小巧的保险柜里取出两叠人民币,装进鳄鱼皮的挎包,这才出了门。走出住宅楼,对面便是一条早已经闻名遐迩的服装街。这当儿只见七八个男女各自手提着几个大编织袋在鼠窜。她明白一定是工商管理人员又在撵这条小街上专门兜售走私进口的旧洋衣的贩子了,果不其然如此。她穿过街,两旁全是装修得十分豪华的高级时装屋,那里边标价的华丽时装常常使人数不清是几个零。来到街口,正好有一辆红色夏利的士驶到人民银行那栋四十层高的巨厦边,里边的客人一下车,媚柔忙向司机扬手钻了进去,告诉司机送她去国福商厦。

前些天罗天雯来找她,说有个从北欧回来的朋友想出让一架名牌罗格隆钢琴,价钱很公道,可人家要美元。她知道陆一桐在这方面有些门路,便想请他帮帮忙。媚柔向陆一桐说了此事,陆一桐一般是不想帮这种忙的,可一听说是天雯相求,当然就不能推托了。昨天晚上便给了媚柔一张名片,说已经联系妥当,让她按照上边的地址姓名当面去办就是。媚柔也没多问,因为她所从事的业务就必须知道每天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最新汇价。

来到国福商厦,走过铺着光洁得可以映出倒影的中国红大理石铺地的大堂,乘电梯上到19楼,在服务台问了值班小姐,便沿着走廊从那些缀着铜质铭牌的几家公司的写字间外经过,在端头一家叫世业商务事务所的写字间里找到了名片上那位男士。这是个圆头圆身的胖子,皮肤白乎乎的像个女人。听媚柔作了自我介绍,

他脸上就堆上弥勒佛似的笑，直说知道知道，已经准备好了。说着就领媚柔去了对面的房间，跟写字桌边的一位小姐细声耳语一句，那小姐便抬起眼，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睨了睨媚柔。不知是不是媚柔过于敏感，她觉得这目光中含有使她不能矜持的压力。胖子又向媚柔努努嘴，她忙从挎包里拿出那两叠人民币来，小姐接过很熟练地数了，便打开身旁的保险柜，把人民币放进去，又取出一叠绿色的面额为100元的美钞递给了媚柔。媚柔一数心里便有些不安了，人家竟是按1：8的比价给的，比国家公布的牌价还低得多，这不是太占便宜了吗？胖子大概看出媚柔的心思，直说就这样就这样，她也不好再说什么，有点省悟到那位小姐何以如此目光了。自尊心猝然觉得裂开条缝，一垂眼忙与胖子退出房。两人来到走廊上，媚柔便道谢准备告辞，胖子开口说道：“区区小事，别说什么谢字，魏小姐可是经常关照我们的，何况又是陆总经理的事，照理该是送去，实在是抽不开身，让您还亲自跑一趟。”

媚柔听到魏小姐三个字，心里有根弦就拨动了，发出一道不谐和的鸣响。

“你说的魏小姐是——”

“噢，省经委的——”不知为什么，胖子瞅瞅媚柔，却止了口。

媚柔抿抿嘴唇，又问：“那么，是看在魏小姐这层关系上，你们才助这一臂之力的，是吧？”

胖子一听这话，见媚柔脸上的表情有些儿冷峭了，忙摆手道：“哪里哪里，也还是看在陆总的面子上嘛！林小姐，请别多心，请别多心。”

媚柔听了这话，却更有所琢磨了，既然叫她不要多心，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么？这位胖子素昧平生，却仿佛知道许多似的，这就令她陡然有一种恼意从心底升腾而起。她本想从挎包里掏出那叠美钞立即退还他，却又忍住了。何必这么狭隘呢，如此举动让那位魏小姐知道，不是反显出自己的低俗了？这么一想，她控制住

心里的情绪，让脸上又呈上一道淡淡的微笑，向胖子再次表示了谢意，这才告辞离去。

从国福商厦走出来，她的心却有些灰灰涩涩。那装在挎包里的绿色美钞，仿佛如一条冷蛇似的让她有些儿浑身不自在。她仿佛觉得自己是接受了某种不该接受的事实，这事实令她感到沮丧和委屈。看见路边有座磁卡电话亭，她忙跨进去，掏出磁卡拨了个号。可是，唧唧一阵忙音。她又再拨另一个号，结果仍然如此。挂上电话，她叹了口气，不知天变是到哪里去了。她只想把这美钞尽快给她，一点儿也不想放在自己的身边！

该上哪里去呢？她不知道，于是便心绪低落地在闹市中漫步而行。

灿灿的阳光铺撒在这个大都市的每一个角落，似乎在炫耀它的无所不往的征服，同时要烘托出一种繁华。可是，媚柔却压根儿没有理会。这种大都市的繁华究竟是属于她还是属于谁的？是属于女人还是属于男人的？——她无法回答。她仿佛觉得那栋栋通体镶嵌着蓝色或者茶色玻璃的巨厦都射出类似异性的瞳光透入她的心腑，将一点轻佻甚至占有的快感难以抗拒地扩漫开。这也难怪，作为一个白领女性，她觉得自身的一切好像已经与这类水泥体混合在一块儿了，没有了它们就没有了她的存在价值。摩肩接踵的人流散漫地从她身边流过，无不侧目一视。绝大多数男人是要若无其事地回首的，那目光既赤裸而又暧昧。她无法躲避也无法斥责，因为美总是要被人器重的，没有哪个男人不对与他迎面相对而过的红颜丽人有所注目，何况她是那般娇雅无比俊丽脱俗，更由于她此时的散漫显得与众不同。被刘海曲掩的额下那一对如幽潭的眼瞳里透出的淡淡愁怅和空虚，简直就会让全世界的男人想以自己的雄健的臂膀来承载这颗孤寂的心。走过一段商榷，她登上过街天桥，有意无意地举目四望，视网膜并未将赏心的印象传递入脑底，倒宁愿让一种空白储存。不断有人从她身边掠过，到底还是

有一对亲昵的老年男女引起了她的注目，其实，引起她注目的是送进她耳畔的那几句话——两个老人说的是日语。

“我们在这里留个影吧。”

“谁给我们照呢？”

老人略一迟疑，见一位中年男士走过，忙上前一步，用很生硬的汉语启了口：“先生，照——相，可以吗？”

中年人有点诧异地摆摆手走开，说不清他是不会照还是感到这种意外会不会给自己惹来什么从天而降的麻烦。从异国来的老人眼里有一丝失望。那边又有三位衣着翠红的年轻姑娘迈着轻快的步履过来了。

“小姐，照相，请帮帮忙——”

年轻姑娘们一愣，她们显然误会了——以为是老人想要她们掏腰包，然后嘻笑着摇摇头走开。老年人无可奈何地掉过头，对老伴耸耸肩。媚柔看着这情景，心里一下冲动了，走上前说道：“先生，我可以吗？”

她说的日语——已经有些生疏的日语。

老年男人苍涩的瞳仁顿时闪烁着欣喜，连声说着谢谢，把相机递给了她。两位老人相偕在栏边，她用不着对焦距，很熟练地连续两次按了快门。末了，老年男人走到她身边：“你是日本人？”

“我是中国人。”她回答。

老年男人拉过同伴，以日本的礼仪方式向她深深鞠了一躬，才双双挽着手走开。她注视着这对老人，他们是从异国来的，万里迢迢。他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呀！她突然有一种巨大的感动，一种心灵的震撼。相扶相依的两位老人那般和谐融洽的情态，使她眼里闪出一种深长的羡慕，世间有多少夫妻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相扶相依，走过万里？看看这对异国夫妇，我和陆一桐的将来会怎样？于是，她倚在天桥边，晶莹的眸子里猛然滚上了清亮的泪水。

就在距天桥不到十米处，陆一桐陪着一位女人从一栋气派的

商厦里走出来，两人的神态有一种亲昵的味儿。这会儿，西装革履的陆一桐显得气宇昂然，神采不俗。说实话，无论在什么场合，他确实给任何人一种出类拔萃的感觉。而不像有些男人，楚楚的衣冠只是种包装，一旦举手抬足张口便大失风范，只会觉得眼前不过是一只颈脖上拴着金利来领带能说话的猴子。他是很矜持的，跟他打过交道的人不管是否中意他，都不得不承认他是无法被轻视的。尤其对于女人，他更能赢得好感。几乎认识他的女士都这么说，他就好比珠宝行里的名贵首饰，会天然地引起她们的注重。此时在他身旁的那位衣着华丽的女人也颇为出众，无论是容颜还是服饰都精心修饰过，非常惹眼地飘逸出一种富足。这种富足不光流于外表，更多的是精神气质的内涵。如今显露富足的女人并不少见，在那些美容院或豪华发廊比比皆是。可那大多是些傍大款的浅薄雌猫，精神上是绝对高傲不起来的。其实魏婉的高贵气质也非后天所成，她款款的丰腴姿态使你能领略到遗传的一种威慑。当陆一桐第一次见到她并听闻她是旧中国一位颇有名声的化工巨商的后裔时，立即觉得自己的血脉受到了某种诱惑。当然，吸引他的最主要的是她在那次酒会上与省里的那些高层人物之间所表现出来的亲近融洽的特殊关系，同时察觉到她在与男性交往时所表露的一种不拘。于是他蠢蠢欲动了。几次见面之后，私下里以生意为借口约会她，两人第一次在酒店谈笑风生地喝了一瓶XO后，她便让他去了她在锦华苑的小洋房。这种关系要说是他勾引她，还不如说是他的奉献，在位置上孰主孰仆是不言而喻的。从实质上讲，女人逞于欲，男人得于利。

刚才陆一桐由魏婉引荐会见了省府秘书长。这也是陆一桐正在实施的精妙计划的一部分。那位要员听了他的陈述对他印象极佳，认为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答应帮助他能在更高的位置上有所施展。陆一桐可是喜出望外，觉得自己这下有了一双飞腾的羽翼。所以当魏婉在电梯里神态迷漾地靠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忍不住送

上一个热吻来表达一种谢意。这一吻便让魏婉有些难捺了，她是最经不得他碰她的，一下紧紧地搂着他，只恨这小小的电梯下滑得太快，不能多留一点时间让她放纵。

街边停着一辆豪华奔驰轿车，陆一桐为她开了车门，她并没想立即上车，很柔情地瞥了陆一桐两眼，像一张细密大网网住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

“这下可是为你铺平道路了吧？我们晚上见？”她语如琴丝轻动大有弦外之音。因为他现在要马不停蹄地去办要事，否则这会儿她绝不会放开他。

“晚上？——”陆一桐那英俊的眉峰抖落下一星迟疑。今儿是星期天，他早晨都是趁公务才抽身出来的，要是晚上再让太太独守空房，那又得费许多口舌了。

魏婉并未理睬他的那点细微之态，红唇一翕：“怎么样？还是名人俱乐部吧。”

“那儿是不是太招摇了？”陆一桐顿了顿，轻柔地吐出这句话。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很注意细节的，他不想妻子对这种关系有所耳闻。

“好吧，去哪儿你说。”魏婉莞尔一笑，对于眼前这样一个爽亮温俊的男人，她能召之即来来之能用真觉得很得意。

陆一桐也就一笑，棱角分明的嘴展示出一种使女人想吮吸的性感，让那女人眼瞳一亮。陆一桐从这道瞳光中看出了她浪浪的欲念，却也有了一种自信和满足滚动在胸中：“下星期吧，我准备三天的时间，我们到白天鹅度假村去。”

魏婉努了一下嘴，也不知是感到惬意还是不满。

陆一桐忙道：“唔，那样充裕一些，我们可以尽兴呀，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女人没再说什么，平平伸出纤柔白皙的手，手心向下，那是西方贵妇的姿势。陆一桐握着了，含笑一捏一揉。应该吻一吻的，不

过他没有。女人红润的唇边一抿，又溜出一句：“这些天你别对你太太那个了，嗯？——得留给我。”

陆一桐明白她指的是什么。这句话滴落在光天化日的闹市环境中，可太富于挑逗性了。他只觉得一股热力进上脑顶，然后又向下窜。女人身肢一柔上了车，他目送轿车卷进了车流才回过头，一抬眼，胸腑中的那热烈欲念顿时荡然无存，一股凉意嗖嗖袭入！

天桥上站着的俊秀女人那不是他的太太？！

他顿时便觉一片惶然，不安的阴云仿佛遮掩了头顶上的灿灿阳光。

无意中的邂逅一下使媚柔怔了片刻。她是见过魏婉的，此时目睹了两人的亲昵状，竟觉自己真被一条冷蛇缠绕，一下扭身僵僵地走开了。陆一桐见媚柔一眨眼从天桥上消失了，忙急步追去，几分钟后才在广场的另一侧拦住了她。他有点气喘吁吁地忙作一番表白解释。可是出乎他意外的是媚柔竟是平静若湖，并没有使他尴尬的撒泼，只启唇低低吐出一句：“我不想谈这件事，你不需要解释——”

“你听我说，我是为了事业才跟她往来的。你知道她的身份和背景，这对我很重要，我跟她的关系——是故意要显亲近一些的，我知道把握分寸。”他并不理会她的话，仍旧辩解道。无可否认，这话也有大半确实是真话。

媚柔瞥他一瞟，她当然是知道丈夫并不完全是在遮掩。作为一个漂亮的职业女性，她的内心视野与一般女人是不同的——这种心态当然连她最初都有点没想到，在听到那些传言后自己居然能不动声色。这也不完全是自信，还因为她明晰丈夫与那女人接近的动机。所以短短的几分钟内，她能将突然袭来的寒潮压抑住，用一种宽宥的语调向丈夫道：“一桐，我不是道德法庭的审判官，你跟她的关系到底怎样，如何发展，我并不想知道。”

“你别疑神疑鬼好不好？”陆一桐倒显出很是受了委屈的模

样，表现出一种振振有词的姿态。他知道他必须全力遮掩某些事实，毕竟他对太太是很钟爱而不愿舍弃的呀！自第一次与魏婉上床起，他心里就一直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家庭。从性爱的角度讲，他与魏婉的关系只是一种男女相互猎奇的补充。当然，最实质的还是魏婉那不同寻常的社交网，他能够通过她的纤纤细指而青云直上。

“我还疑神疑鬼？”丈夫一再掩饰的话使她到底有点恼怒了，她的目光这下变得有些尖利地投向他，“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跟她的关系我是有所耳闻的！”

陆一桐咬咬嘴唇，他没想到她已经知道了他跟魏婉的事，一时不免有些尴尬。顿了一下才说：“什么关系不关系的，你太夸大其词了。媚柔，我可以发誓——”

媚柔却又打断他的话：“你用不着发誓，作为一个丈夫只需要你自己尊重你的人格就行了，我并不强求你，也无法强求你。你有你社交的自由，要不这么活着你累我也累。”

他耸耸肩，想用一句俏皮的话来缓和彼此的嫌隙：“我们俩在大街上谈这些话，是不是太滑稽了？”

“是的，确实滑稽，所以我们还是分道扬镳的好。”媚柔却淡淡扔下一句，掉头走开了。

陆一桐默默站着，他不可能再追上去。那样不仅是一种滑稽，而且是可悲可怜了。他觉得自己从未有过如此无奈。但他也明白，这种境地迟早是要遭遇的，他必须尽快地决定对策。

当然，他此刻却是没有心思来对付夫妻间嫌隙的，他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办。于是他走近路边的一辆上海桑塔纳钻了进去。当他一轰油门向香格里拉大饭店急驰而去的时候，刚才的一切都很快被抛开了，另一种亢奋占据了他的大脑中枢神经。

甩下了丈夫后，媚柔心里被那难以排遣的郁闷堵塞，心胸中越发冷凝。所谓的不强求只是一句顶撞丈夫的话，作为被法律框定

的夫妻关系，本身就具有强制的含义。同时在感情上也有着同样的约束力，不强求的话已经显示出一种女人的不满和无奈。她缓步走着，思绪变得纷乱，不知不觉却走回了西郊的浣花池。

绿荫中的几栋小楼被一排排夹竹桃簇拥，虽然楼体已显出斑驳，可那尖耸的房顶和宽大的阳台上的花形图案，就让你感受到一种欧罗巴的情调。这些小楼是五十年代为高鼻梁的“老大哥”专家所建造的，后来他们撤走，才由黄皮肤的工程师们住了进去。媚柔的父亲林仲年是这些幸运者之一。这些小楼虽然已经显出了它久远的龙钟之态，同时也还有一种沧桑感让人敬重。

表情沉郁的媚柔走进房的时候，母亲高静兰正在沙发织毛衣。五十岁出头的女人外貌溢流出一种书卷气。这也许是跟她从事的职业有关。几十个春秋她手执教鞭立于讲台，不说桃李满天下，也算诲人孜孜不倦。如今荣任某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也可谓辛勤付出的一种回报吧。在学校里，她是有口碑的人物，周旋于师生之间，自有一种风范令人起敬。然而一回到家，她就显得黯然了。这种失色这种反差当然是外人所无法窥探到的。

一见女儿跨进家门，高静兰从沙发上站起来迎接着，递了杯麦氏咖啡送上，再又瞅瞅门外，就问怎么没见陆一桐跟她一块儿回来。媚柔接过母亲送上的咖啡，想笑一笑却把一片苦涩从嘴角边流露出来。高静兰从鼻梁上摘下老花眼镜，她已经看出了女儿这种异常的阴郁，便很是诧异。媚柔也没说什么，默默地走到沙发边，一件织了一半的咖啡色毛衣便钻入她的眼帘。

她心中一抖，禁不住闭上眼——迷光中便有无数的毛衣的幻影在眼前晃动。

骤然，一声深长的叹息汹涌地从她心腑深处迸发出来！

毛衣——这是多少夫妻情感的纽带！交融着相濡以沫，密织着患难与共。织起来难，拆散却易。

媚柔一下拿起沙发上的毛衣，心头又掠过一道阴寒之气，回头

定定地注视着母亲：“又是给爸织的？”

母亲点点头。

媚柔一下扬起两道如漆的细眉，脸色变得好冷峭好尖利：“我可从没看他穿过！”

母亲闻言仿佛被什么重物撞到心窝口，一下无力地落坐在沙发上，神态黯然，干涩的唇讷讷地动了动，却发不出音来。是的，从没穿过，从没穿过……这无情的事实，她说不出口。

媚柔却没有理会母亲的悲哀的沉默，指着手上的毛衣：“妈，你就不停地织呀，织呀，一件接一件，没有尽头。可是，爸却根本不在意，从来不在意！”

母亲摆了一下手：“别这么说，他是你爸……”

媚柔愤然了：“妈，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能这样若无其事地忍受？！你的自尊到哪里去了？！我想这会儿爸肯定是在那个女人身边，我真是替你——”她没说出害臊两个字，她怕太刺伤了母亲。看见母亲的脸色苍白失色，她终有些不忍。突然间，犹如雪崩似的，上代人的不幸使她一下对自己的夫妻关系也失去了信心，父母间的暗沟使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的声音顿时变得孱弱：“妈，我不是想刺伤你，也许我是太激动了，因为——因为我害怕有朝一日也落到跟你一样的地步！”

母亲惊讶地望着女儿，身子颤颤地一抖，显然已经领会她话语中的含义：“你说什么？难道——一桐他也是——”

媚柔掉开脸，避开母亲的苦楚的目光，声调很有些仓然：“上帝也太不公平了，真要我们重复同样的悲剧？！”

然后她坐了下来，紧攥着毛衣，仿佛这是一种不祥之物，恨不能一把撕碎似的。

她缓缓地紧合上眼，冥冥中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她明白在自己身上存留着母亲的遗传基因，要不重蹈复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道不是吗？她瞅瞅身边的挎包，为什么明知那美

钞是通过他情妇的关系换的而你还要接受呢？

你为什么当时不能说“不”！

每天面对东方，站在香格里拉大饭店五十层顶部平台遥望着那红亮的朝阳在云霓簇拥中冉冉升腾，对喜介又吉来说是一件很重要也很惬意的事。

东方，那是日不落的故土，日本的所在呵！

一旦沐浴着艳艳霞光，这个大和民族的子民便觉得有一种激力在身体中放射，然后整天都感到对工作的热情。他个儿中等，一张很有棱角的脸，剪得很齐的小平头显出一种直率。虽然是单眼皮，但那双眼睛却是很有神采的，突如其来的一瞥会让人感觉到他不可小视的干练。当然，作为日本三原集团驻中国S办事处的专务，与他接触的人最多的印象还是他言谈举止所流露出的那种融洽的人情味儿。

今天喜介可是表情特别的激昂，他在阳光下沐浴了很久，看看表已经快到十点，这才下了楼。

租用饭店的中餐厅的事是他亲自跟饭店公关部经理楚桦谈定的，然后他指派中方雇员梁星花了一天时间将其布置妥当，作为与宏光厂签约的会议厅。上午十点半，在梁星的陪同下，他来到中餐厅进行最后的检查。三原集团是日本最有实力的公司之一，合作的伙伴宏光厂也是这个都市颇具规模的国家大企业，所以他要求一定要把签字仪式搞得有所影响。

喜介身边的那位二十七八岁的中国青年文净清癯，鼻梁上架菲耐亚金丝边眼镜显出他的聪颖机敏。他告诉日本上司说已经给媒介单位都送了请柬，电视台也将作为本市的头条新闻播出，喜介听了直是点头。进入中餐厅之后，喜介很认真地四下审视着。正面深红色的金丝绒的拱壁上缀有由他亲笔书写的横联，一张